



柳川日和手帖

楊太樹篇



太樹離開自家的兩層樓房時也在想，為什麼卡桑好像從來沒有理解過自己為什麼喜歡穿制服、喜歡穿木屐，木屐是因為可以把自己墊高一點，不然每次在路上遇到認識的都要被用那種「喔喔怎麼都沒長高」的眼神看真的很受不了。至於穿制服……

「我攏前輩矣，誰敢管我？好啦，我強欲袂赴矣！」說完，太樹穿起木屐趕緊往外跑，而沒看見媽媽投向佛龕的眼神，帶著點懷念與不解，彷彿無法理解以前沈穩的那孩子，為何如今變得如此毛躁。

「你乎，放假就四界拋拋走，啊哪會閤穿木屐？毋是講新校長管足嚴欸？」

「中央書店へ行きます！」太樹看到媽媽帶著點哀傷的樣子，連忙轉成台語，「欲去中央書局啦，同學佇遐等我。」

昭和八年，十一月，秋意已然沁入空氣中，不過仍帶著燥熱的尾韻。太樹穿著校服走到玄關的時候，被媽媽叫住了：「你穿制服欲去佗位？閤欲去街仔賴賴趁矣？」



太樹忽然覺得自己喘不了氣，於是放慢了腳步，這才發現自己早就跑到了柳川堤岸上，都快到大和橋了。

太樹看了看天光，覺得應該不會遲到，忽然羨慕起林桑的手錶，覺得自己等到了日本唸書後，一定也要想辦法成爲配得上戴手錶的身份的人。

就在走上大和橋的時候，伴隨著一陣目眩，一股人聲與音樂混雜的喧鬧鑽進了他耳朵，他困惑地往聲音傳來的地方看了過去，明明才從那個方向來的，但怎麼會沒注意到那邊有著商展呢？



少年愛熱鬧，太樹也不例外，他在路上看到人稍微多一點就會走不動路，總要看出個所以然，知道是情侶吵架還是討債被拒才會滿意的離開。但他卻盯著遠方被陽炎籠罩著的河堤邊，看似有攤位聚集在那裡，光影被蓬勃的熱氣扭曲，模糊中看不出人群。

太樹想去，但他耳邊猶然響起那轟然的鷹架倒塌聲，以及週遭人的尖叫……大樹！大樹！你莫共阿母嚇驚！出代誌矣，啥人緊去叫保正來……廣告看板が風で吹き飛ばされ倒れていた……直射而來的陽光將眼睛映得一片血紅，右眉上那道長不出毛的地方隱隱地作疼。

「佇厝內底就講臺語，按呢較親切。」因爲我的日文跟哥哥的九州腔一點都不像；「你穿彼領甚平較緣投啦！」我知道的，那件是哥哥最愛的浴衣改的甚平；「今仔日你就十四歲了，以後的代誌就愛家己做主。」卡桑，爲什麼你講這句話時眼神是穿過我看向我後面的虛空？你是在對那個不在的人說的話吧！

太樹的眼眶疼出汗水，來不及擦就落到了橋上，水滴畫下的軌跡似乎在空氣中劃出一道空隙，隨之灌入的清風帶來涼意徐徐，充斥周身的熱氣被驅趕一空。

在風聲間，有個乍聽在耳邊細聽又離甚遠，像是有兩個聲線糾纏在一起的聲音響起，一條聲線如同十四歲的孩子、另一條則彷似自己三歲時的聲線：

「誠好，你嘛按呢健康大漢矣。」



「あの声、誰？」

太樹猛地抬起頭環顧四周，橋面沒有任何人，就連目力所能及的遠方，都似乎看不到半個人影，這可是土曜日午後的旭町，怎麼可能。他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側耳傾聽，發現就只有從那個影影綽綽地商展處傳來紛雜的人聲——但聽來頗像是家裡一樓那台收音機偶爾在天氣不好時卡桑聽的廣播劇，模糊、扭曲、斷斷續續的。

好像應該要感到害怕的，但不知道為什麼，剛剛風中傳來的聲音卻喚起了心中很深層的某種不熟悉的情緒，少年困惑著，卻打定了主意要往那怪異的商展處去看看。

正這麼想著踏出脚步的瞬間，耳邊的嘈雜人聲變得清楚起來，而且也恢復了應該要有的空間感，不再像之前的遠近飄忽不定。太樹踩著木屐，慢慢踅近了商展，這才看清楚整個集市的輪廓。

河堤被帳幕分割成許多小空間供攤商擺放，太樹看了看，發現不管是什麼攤位都只

擺了一樣東西：書。

大量的書被放在地上、桌上、書架上，各式各樣的書，有的少年很熟悉，例如蘭記圖書發行的書籍；有的少年知道卻陌生，例如來自日本春陽堂的小說；有的少年曾在林家老爺的書架上看過，那些精裝的西洋古書；也有的他只能從樣子判斷是書，但卻跟他所認識的書完全不同，不但封面彩度鮮豔，而且紙邊整齊到無法想像。

好像跨越時間空間的書全都匯聚在此一樣。



太樹原本就喜歡看書，公學校時期老是喜歡翻阿公書架上那幾本古典漢文小說，不管是《三國演義》還是《西遊記》全都囫圇吞下肚，到了中學校時期因為老師的推薦而看起了（夏目）漱石與（志賀）直哉，覺得正直有餘但還是更喜歡（谷崎）潤一郎一點。後來認識了林家大哥，他介紹了柯南道爾跟江戶川亂步，甚至還讓他知道了《新青年》這本雜誌，從此造成他每週跑中央書局看白書的習慣。

考慮到中央書局櫃位有限，能放的書也有限，相較於這邊的書滿山遍野，他根本無暇顧及其他，一頭栽入書海之中。

他正在猶豫於到底要着手邊的春陽堂版本江戶川亂步《創作探偵小說集第一卷「心理試驗」》，還是大阪圭吉在《死の快走船》想來想去，後面那本，畢竟大阪的小說發表的雜誌很亂，在台中的他未必收集得到。

他才打開封面打算站著讀下去，眼睛餘光就瞥見桌上邊邊放著另一本書，上面寫著「小封神」三個大字，他心頭一驚，這不是阿公愛看的《三六九小報》連載的小說嗎？

什麼時候完本還能出單行本了？

心頭懷著困惑，他下意識地瞄了自己手上那本書的版權頁，發現出版年份是三年後的昭和十一年。

太樹呆住了，原本看見那麼多書的欣喜之感瞬間褪去，然後才發現這商展怪異的地方，儘管身邊人聲嘈雜，但周遭卻見不到任何一個人影。

如同鬼市。



太樹這才發現自己好像被一連串的變故弄的有點太過亢奮了，先是在橋上聽到熟悉的聲音、然後是怪異的商展、接著看到那麼多書，都讓他血壓上升、心搏數飆高，直到那本不可能出現的書出現才讓他活生生冷靜下來。

身邊的人聲依然喧囂，他甚至可以聽到小孩穿著木屐從左跑到右一邊尖叫，木屐踩踏的聲音就在地面傳出，而尖叫的聲音則是從腰側聽到的。他可以聽到所有人的語氣、聽出是男是女、聽出高興還是生氣，但是聽不到任何內容，每個字都被蓋在某層薄膜之後，毫無任何意義。

少年忽然想起那個午後，一樣的陽炎籠罩的街道、一樣的人聲嘈雜、然後一個鋪天蓋地的陰影罩住了他，伴隨著什麼轟然倒塌的聲音，以及此起彼落的尖叫，還有……那個微笑？

其實他只記得這些被割裂的影像，甚至懷疑過這是不是根本不是自己的記憶，而在鄰居的耳語、多桑卡桑有時深夜背著他的談話、或是不知情的親戚揚著聲彈起的

內容間拼湊成的，他攀附著那些人的話語，形成了自己的記憶。

他忘記了，但他不該忘記，即便所有人在他面前都避而不談，都不該忘記的啊。

太樹無視直射他的太陽，渾身發寒，背部被熱氣烘出冷汗，暎……歐暎……，太樹從喉頭幾乎要叫喚出來，可動彈不得。

他好害怕，他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忘記了所以被抓來這裡了。

「你乎，莫烏白想，去讀冊啦，你毋是上愛讀冊？」

那個聲音又出現了，周遭的聲音也安靜了。



現在到底誰能沉靜落著來讀書？太樹才這麼想，就發現自己感覺得到陽光的熱意，原本繫繩的筋肉也鬆動開來。

他往攤位看去，發現那些散放著的書間或有幾本染著光暈，是那種晚上卡桑爲了怕人半夜上廁所危險點著的油燈會帶著的光暈，很柔和、不刺眼，甚至不專心看還很容易以爲那是月光隔著窗戶照進來的光芒。

看著那些光暈，自然而然的少年就知道自己要往哪邊走，經過了有限的攤位與無數的書與無數的光暈後，他意外的發現居然可以看懂所有染著光暈的書的內容，《工具論》、《摩訶婆羅多》、《夜行者》閃現眼前，其中還包括了一本正紅色的封面上寫著《海邊的房間》的小說。

這些都不是他該看的，太樹不知道爲什麼知道，但他就是知道，這些書不屬於他，而屬於那些其他人。直到在某個攤位，即使那光暈與別本書殊無二致，但少年看見了屬於他的那本書。還沒碰到，少年就知道這本書是本小說，是本短篇小說集，是個目前還未出

生的未來女性小說家寫的短篇小說集。

『廚房』。

太樹將書拿了起來，唸著作者的名字，「吉本……ばなな？」他笑了出聲，這名字好怪。

然而一股急切感促使著他翻開了小說，某種力量驅動他不從第一篇看起，而是直接翻到了後面的作品〈月影〉並讀了起來。

「阿等總是將小小的鈴鐺繫在皮夾上出門，從不離身……」



太樹埋首閱讀，以超乎自己的閱讀速度翻著頁，甚至沒有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奇特的狀態，儘管他的確有在翻頁、眼睛也的確掃過文字，但與其說他是透過腦袋解讀眼睛傳遞而來的影像並湊字成文，不如說那些文字承載的訊息直接傳入了他的腦中。

因此他可以輕易地理解文字，以及文字以外的那跨越幾十年的未來的文化，諸如新幹線、電視、紅綠燈、擁擠的車流，都沉澱進他渴求的眼神中。

不過或許不理解這些東西也無所謂，因為他迅速成為了小說中那個失去戀人的女孩、與那個失去戀人還有哥哥的男孩，他懂得女孩為何每天夜裡以跑步鍛鍊來打發夜晚、也懂得男孩為何穿起了女友的高中制服，那些懂得，就與他的遺忘是一樣的，只是他年紀還小，遺忘是件很簡單的事，但女孩與男孩不夠小也不夠大，遺忘還太遠了。但他的遺忘是不是太徹底？徹底到連自己遺忘了什麼都遺忘了。

在閱讀與呼吸的間隙中，有越來越多從記憶的泥淖中打撈而上的影像浮現，商展、

兩層高的廣告看板、強風、折斷的鷹架、一雙手、右眉被斷掉的竹子給劃傷、那竹子的盡頭是……

頭痛了起來，但還可以接受，少年下意識地加快翻頁的速度，他知道某個答案就在这里，然後他看見了，他看見了小說中的男孩女孩在百年一遇的機會、在一切的巧合都搭建成名為奇蹟的時刻，與自己死去的戀人會面的那個提示。



太樹狂奔了起來，跨越了時代的侷限與對世界的認知差異，他此刻的心情與《月影》的男孩女孩完美的重合在一起。

如果能再看到一次就好了……

太樹沒留意到自己的衣襟已然崩了兩三枚扣子、下擺也早就袒放在褲頭外面，只要任何一個認清他穿著一中校服卻衣衫不整的人去告狀，他都得被送懲處。但他不管，他竭盡全力地跑，不知為何他有個預感，屬於他的機會稍縱即逝。

小說中的女孩有個明確的時間跟地點，得以看到自己最思念的逝者，他不能確定時間或地點，全憑直覺，而因為另一股直覺，他決定要穿上他哥哥的衣服——如小說中的男孩一樣，或許能增加點機會吧，他對自己說。

他衝回家，沒注意到這一路直到家中都空無一人，逕自往二樓卡桑的簾笱衝去，在最底層抽屜找到了數件布料顏色早已陳舊的男子衣衫，猛地往身上套，但根本套不進去。

少年忽然想通了，這就是他和那個人永恆的差距，那個人停在了十四歲，而他卻繼續走到十七歲的如今，沒意外的話，還要繼續走下去。

不過沒時間傷感，太樹到自己房間抓起媽媽改的甚平就往身上披，褲子也草草穿上，重新又往外衝去，他知道如果奇蹟真會發生，那就會是在那件事發生的地方——福星橋側。

還沒來得及喘勻氣，少年胸口起伏強烈地站在橋頭，睺眼看著對岸：

「兄さん、こちらに来てください！」



隨著陽光照到對岸民宅的窗戶繼而反射到橋頭，在那一束光才剛映入太樹的眼中時，有什麼發生了。

在那一束光周圍，彷彿析出斑駁的光斑，光斑匯聚成層次不一的光影，出現了一個介於煙霧與蒸氣的輪廓。太樹一眨眼，那輪廓瞬間落為實體，一個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穿著他身上一樣花色的浴衣，嘴角微揚看著他。

少年看向那十四歲的存在，忽然發現自己在想像中好像總是下意識將他放大，忘記了自己早就走向他所沒有機會走的道路。他忽然懂自己為何在十三歲考進中學校時隱然感到一種脫去束縛的感覺，因為那是卡桑再也無法拿來與之比較的人生，他再也不會看到「你哥當初就這樣做」的眼神了。

他忽然感到窒息，當初哥哥犧牲生命救下自己，他卻一直抗拒著不要承擔哥哥的命運，他是不是，很壞？

少年想著，冥冥中也知道那個橋頭的身影知道他怎樣想的，於是在歉疚感與罪惡感中望向了那人。

哥哥、很困惑的樣子。原本帶著點能面味道的笑容，忽然裂成燦然的笑，然後張開嘴好像在說些什麼。

為什麼沒成型前還可以說話，現身了卻不能出聲呢？少年無暇多想，只是下意識地跟著嘴型張口。

在他意識到哥哥說了什麼的前一刻，身體已經先一步知道，眼眶瞬間蓄滿淚水。

「し、あ、わ、せ、に、な、れ！」



「要幸福喔！」哥哥這樣說。

太樹的內心分裂成兩半，一半是抱持著懷疑論的自己，那真的是哥哥嗎？還是只是自己因為罪惡感過度沈重而幻想出來的呢？另一半則是那個三歲的孩子，眼前的笑容跟當年最後看到的哥哥面容的笑容重合，所以哥哥沒有後悔救我吧？我有符合他的期待嗎？

哥哥又歪著頭，燦爛的笑容收成遺憾，那束光要溜出少年眼中了，他在目眩中看著哥哥的影子化成霧氣，如同彩虹在煙塵中融化。

太樹哭了出來，並且大叫：「匿桑，你愛會記得去投胎喔！」我下輩子還要當你弟弟，後面這句太樹沒說出來。

因為他看見媽媽有點震驚地站在橋頭看著他。

「呃，我、出來踅踅。」他不知所措的講了句最沒有意義的話。

「你哪會換裳啊？」媽媽好像沒有聽見他喊了什麼，只是發現他換了衣服，有點擔心地問：「予人看到欲按怎？」

「欸、我、彼咧、就是……」不知道怎麼回答的太樹，瞥見媽媽手上提著金紙，恍然大悟，今天是哥哥忌日，她一定是想要趁我回家前趕快燒給哥哥。

「卡桑！」帶著點撒嬌的，自念一中後就未曾發出的小孩口氣，太樹笑著迎向媽媽，接過手上的金紙，挽住她的手，親暱地說：「咱轉去同齊來燒予匿桑好無？」

「蛤？」媽媽明顯傻了，像個木偶一樣被太樹攬著走。

「我昨天、夢到匿桑了。」用一個謊言開始，太樹要試圖面對這個家過去的傷痕，以及開始走出自己的路。

商展，結束了。

小說撰寫／曲辰